

红楼梦真梦

红楼梦资料丛书·续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紅樓真夢

子厂署端

《红楼梦》资料丛书·续书

红楼真梦

[清]郭则沄 撰

华云 点校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4.375 印张 530 千字

1988 年 7 月第一版 1988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60,000 册

ISBN 7-301-00024-3/I-008 定价: 8.80 元

前 言

《红楼梦》自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行以来，近二百年始终传诵不衰。它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红楼梦》问世不久，即有续书出现，一直延续至今。各种续书达三十余种之多。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

各种《红楼梦》续书的思想倾向各不相同，反映了作者各自的伦理道德观念。各书对《红楼梦》中的人物的命运有不同的安排，艺术水平亦有差异。同时，这些续书也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民俗世情。对《红楼梦》续书进行研究，可能为红学研究者及《红楼梦》爱好者提供一个感兴趣的新的领域。

这些续书向来不为人们重视，难以见到。为此，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供文学研究工作者及文学爱好者参考。这是一件有益的事。

吴组缃

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

点校说明

《红楼真梦》一名《石头补记》，郭则沅撰。郭字啸麓，号蛰云（1881—1947），福建闽侯人。清光绪癸卯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历任浙江温处道、政事堂参议、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侨务局总裁等职。著述甚多，有《龙顾山房全集》、《十朝诗乘》、《清词玉屑》、《灵洞小志》、《遁圃詹言》、《旧德述闻》、《闽侯郭氏家集九种》等，均有刻本问世。

《红楼真梦》初刊于民国二十八（1939）年至二十九（1940）年《中和月刊》，《自序》刊民国二十九（1940）年一月《古学汇刊》第六期。作者并据此书编成《红楼真梦传奇》八折，自填曲，王季烈制谱，有民国三十一（1942）年石印本，俞铭衡（平伯）为之序。《红楼真梦》后有民国二十九（1940）年家印铅字本，扉页作者自题书名署“子厂”，印纹“水东花隐”，背面有“庚辰长夏雪苹校印”八字，自序署“云淙花隐”。现据此本排印，点校时，对原书文字错讹，依下例酌处。

一、错字予以校正。如：“提防”误作“抵防”，“搭讪”误作“搭撒”，“胡搞”误作“胡稿”，“臊死了”误作“燥死了”，“蹲在那里”误作“墩在那里”，“爬到梢上”误作“扒到梢上”，第三十四回“这不是闹着玩的，吊了下去，可成了池中物啦”，“吊”为“掉”之误，等等。又如：第二十五回提及黑白兔“在院里四处乱跑，有时攢在山子洞里”，“攢在”系“钻在”之误；第三十二回说乩笔“写完了，木筏便寂然不励”，“不励”当为“不动”；第三十三回“你们做得好围屏，可恨我没得看着”，“可恨”当是“可惜”；第四十六回“湘云笑道：‘咱们先豁个抢三。’常下就三元四喜彼此对豁起来”，“常下”乃“当下”

之误；第六十四回“只不要耍刀弄杖的，叫老太太操心就得啦”，“耍刀”显系“耍刀”之误，等等。

二、凡生造字均改常用字。如：“拄着拐棍”改“拄着拐棍”，“均窑罐子”改“均窑罐子”；又如以“弊”充“憋”（憋闷、憋气）、“别”（别扭）、“瘪”（做瘪子），以“捌”充“蹦”（蹦蹦戏）等等，亦予改正。

三、俗语语尽可能采用通行写法，并力求全书统一；只对不常见诸文字者，一仍其旧。如：“寒蠢”、“寒疹”用“寒疹”，“呵支”、“格支”用“胳膊”，“嘛咕”、“抵拈”用“嘀咕”；“拈掇”改“鼓捣”，“估弄”改“糊弄”，“统楼子”改“捅娄子”，“冒着劲”改“铆着劲”，“嘀溜都卢”、“滴滴嘟噜”、改“滴里嘟噜”，“拉里拉塌”改“邋里邋遢”，等等。

其不改者，如：第十三回“刘老老揆了一勺，慢慢吃着”中的“揆”，第三十八回“可别像跟二爷那样喇糊”中的“喇糊”，等等。

四、文字颠倒予以改正，如有脱漏，补字加〔 〕。如：第三十回“那天因夜晚了，不得赶城进来”，“赶城进来”改为“赶进城来”。又如：第三回“探春等见湘云久不回转，打发翠缕来寻。叫一声姑娘，湘云猛吃一惊”，此处“叫”字前加“翠缕”二字，成“〔翠缕〕叫一声姑娘”。

五、原书引用他书文字，一般不改，若造成文理不通，则酌情处理。如：第二十七回“只说了两句《西厢》‘若与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忍使你铺被叠床’，你姑娘就翻了，要告诉老爷去，如今真和他同了鸳帐，还叫你铺被叠床么”，此处所引两句与《西厢》、《红楼》均不尽相同，本可不动，但“铺被叠床”欠通，故从二书改为“叠被铺床”，余不动。

六、原书于人们之间称谓及其他方面之误，亦予改正。如：第三回“湘云道：‘三妹妹不是回来了，怎么没见？’”仅隔数行，又有“湘云道：‘我也是这们想，宝姐姐若没事，先同我到园子里找

三姐姐去。”又数行后，“湘云道：‘我听说林妹妹死后，这里常听见鬼哭，可是真的？’”同回又有“湘云道：‘若在林姐姐那面看来，倒是个义婢……’”第三十二回“湘云道：‘三妹妹说的，玩的事，也得费一番心思……’”，第三十四回也有“湘云道：‘可不是么，林妹妹那回听他们唱的《牡丹亭》，把魂灵都唱了进去……’”，等等，据《红楼梦》和本书其他方面考虑，上述“妹妹”字样均改称“姐姐”。

又，第四十八回说及惜春写“陈情表”，一夜未眠，天亮方寝，故而迟起。探春、宝钗来探问，“见东墙上的花影渐要落地，方听得惜春叫人的声音”，这里“东墙”乃“西墙”之误，因凌晨日出东方，照在西墙，花影渐要落地，则行将日中，故改“东墙”为“西墙”。

七、本书单行本虽仅见民国二十九(1940)年家印本一种，但已见同为此印本，而某些回中确有异文，疑为作者重印时改动。此次排印，对其中改动较大者注以“*”号，异文按回附在回末，供研究者参考。

目 录

许	序	1
自	序	3
第 一 回	梦觉渡头雨村遇旧 缘申石上士隐授书	1
第 二 回	青埂峰故知倾肺腑 绛珠宫慧婢话悲欢	10
第 三 回	洙芙蓉晴姐悄吞声 悲芍药湘娥初感逝	21
第 四 回	哭怡红冷麝离魂 栖枕翠寒鹃吊梦	32
第 五 回	弟让兄赦老宠新衔 奴欺主琏儿支窘局	43
第 六 回	话封狼痴掣慰红粉 赐真人浊玉换黄冠	54
第 七 回	陷情魔荒山坏丹鼎 感幽怨幻境泣冰弦	65
第 八 回	薛姨妈同居护爱女 王夫人垂涕勸孤孙	76
第 九 回	开吟社探春赏花 忤亲庭贾环逃杖	87

第 十 回	应讖盆兰孙登凤沼 联辉仙桂妇诞麟儿	99
第 十 一 回	完丹诀飞举跨神龙 披画册沉沦悯雌凤	111
第 十 二 回	呆香菱密语感孤鸾 贤探春协力除群蠹	123
第 十 三 回	盗田契环儿通贼 馈野产巧姐宁亲	134
第 十 四 回	大观园续宴待披图 太虚境赐婚惊抗表	146
第 十 五 回	警幻仙执柯慰莽玉 临淮神絨札谕娇颦	158
第 十 六 回	催妆得句贵姊迎妆 寻梦留香仙妃通梦	171
第 十 七 回	励贤母攒金仿骄凤 殉故主绝粒化哀鹃	183
第 十 八 回	真威烈策传细柳军 续风流宴启芙蓉社	195
第 十 九 回	登鶚荐稚兰邀特简 续鸳盟侠柳仗良媒	207
第 二 十 回	省重闱义婢共登程 拯幽狱小郎亲谒府	219
第 二 十 一 回	慈太君仙輿欣就养 勇将军使节出从征	231
第 二 十 二 回	赏初雪姑嫂话戎机 靖飞尘士民攀宦辙	244

第二十三回	长安宫同日拜丹纶 清虚殿双飞簪彩笔	257
第二十四回	千里相逢序联征雁 双星好合兆应祥麟	269
第二十五回	捷北榜薛蝌破天荒 犯西台蒋琪钻狗洞	282
第二十六回	降兰香良缘凭月老 宴花朝雅令集风诗	295
第二十七回	碧落侍郎侍姬共戏 紫薇学士学使超迁	307
第二十八回	平蚁穴丹宸奖元勋 赏龙舟红闾酬令节	319
第二十九回	白莲庵游戏度三星 绛珠宫安排迎二老	331
第三十回	试题榜冰玉约园游 邀乞巧蕙兰订仙偶	343
第三十一回	直报怨赵伦犯秋宪 德胜才贾政领冬官	356
第三十二回	展菊屏芳筵招姊妹 降木筏雅咏接仙凡	367
第三十三回	忤宿冤吁佛拯呆蟠 践成约会真挈嫠史	378
第三十四回	听清歌初宴会真园 赏佳月大开涵万阁	390
第三十五回	水廊月影卜夜联吟 露幌花光留春展宴	402

第三十六回	注五马贾丞得外除 策六骏周郎由内助	415
第三十七回	定襄伯移节领黄图 荣国府剪花赏元夕	426
第三十八回	羨早贵快婿典京营 惊凤慧雏孙入家塾	438
第三十九回	红香圃舞蝶邀诗 赤霞宫离鸾引梦	450
第四十回	蘅香苑留梦记新巢 梨雪轩聆歌伤往事	462
第四十一回	送仙踪蟾府惬新游 慰乡心麋台欣小住	474
第四十二回	红妆月舫碧落征歌 白骨霜街紫英仗义	486
第四十三回	浩浩恩纶稚孙赐秩 恢恢法网恶仆罹刑	497
第四十四回	宴梅屏重展大观园 寿椒掖试演千秋舞	509
第四十五回	会真园片月引鸾舆 留春院百花围蝶阵	521
第四十六回	庆生辰飞花开绮宴 报春晖入梦遗金丹	533
第四十七回	回车覆水旧院栖佣 仗节朝天广田敦族	544
第四十八回	镜漪园泛舟从御赏 枕翠庵草表却恩纶	555

第四十九回	红毛舰寄什讯琴娘 黄泉路招魂慰湘女	566
第五十回	凌缥缈神瑛驾鹏舟 报绸缪宝钗调风轸	577
第五十一回	送乡闾薛蝌最怜婿 避窗稿贾蕙不欺君	589
第五十二回	感侠肠隔生续鸳偶 播佳话踵武掇蟾香	601
第五十三回	倪金刚膜拜真菩萨 贾探花屈居半状元	614
第五十四回	颁恩诏追封凤藻官 馈婚仪初试鲛绡帐	625
第五十五回	使重洋父授定风珠 伤末路妾泣投泥玉	638
第五十六回	舞彩衣瑛珠乍归省 集金钗柳燕共超凡	650
第五十七回	司文郎学谳琴上字 乘槎客归赋画中游	661
第五十八回	宴水榭莲灯烦侍婢 监秋闱藤帖授佳儿	674
第五十九回	赐甲第延庆逮曾孙 卜山居乞身辞亚相	686
第六十回	扶杖看花弟兄互待 倾囊施药宛若双旌	698
第六十一回	贤节度抗章陈帝阙 新太守展覲入神京	710

第六十二回	晷逼西山蹉跎伤暮 浆倾北斗宛转回春	723
第六十三回	奉亲舍手规梦蝶庄 题真境敕赐蟠龙榜	736
第六十四回	庆慈寿碧落会团栾 聚仙眷红楼结因果	749

第 一 回

梦觉渡头雨村遇旧 缘申石上士隐授书

古今第一部奇书就是《石头记》，记的是大荒山青埂峰下，有一块女娲氏补天剩下来的大石。那石自经锻炼通灵，可大可小，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引他幻形入世，在温柔富贵场中混了一场。因此，把经过事迹自己记述下来，又因书中有太虚幻境众仙女唱的《红楼梦》曲子，所以后来看书的都称他《红楼梦》。

书中真事隐去，无从考证。又只记他一番入世、出世的事，并没记他出世以后的事，以致此书风行之后，不免破费了文人墨客多少的闲笔墨，诳骗了香闺绣阁多少的冤眼泪。还有一般痴人，以为宝玉、黛玉如许钟情、如此结局，是千古的大缺憾。必得把他们二人做到死者复生，离者复合，这未免把《石头记》看得忒真了！有的说这般人是狗尾续貂，有的说他们是画蛇添足。狗尾也罢，蛇足也罢，横竖各人肚皮里一种不平之气，借着这枝笔挥洒出来，也自痛快。

不想更了若干劫，历了若干年，又出了一部《红楼真梦》。当时，有个燕南闲客瞧见书中回目，认为希奇，要想买他回去。偏生那个卖书的说是海内孤本，勒掇着要卖重价。那燕南闲客一来买不起，二来又舍不得，只可想法子向那卖书的商量，花了若干钱托他抄了一部。那天拿回来，便从头至尾细看了一遍。

一日，在酒座中谈起此书，大家都问书上说的什么？燕南闲客只得述个大概。座中有个趋时人物冷笑道：“这部书我已听人批

评过：头一件，于现在时代不对。二则文理未免太深，又是诗，又是词，又是文章奏疏；连那些戏词、酒令，都是文绉绉的！连我都念不下来，别说那般简体字出身的了。三则说得成仙太容易。那神仙的事谁都听说过，可是谁也没瞧见过。世界上那里有这们许多的神仙呢？依我看也不过信口开河，像刘老老诌的若玉小姐罢了！”燕南闲客笑道：“阁下如此博雅，只短点《红楼》的学问。那《红楼》原书上分明说的无朝代年纪可考，当然不是现在的事。若说他文理太深，原书也是如此。这全是贾宝玉自己记下来的。他本是举人出身，一肚子的书在那里做怪，写出来那能合你们诸位的眼呢？至于神仙的话，也是和原书前后衔接。对不对得问宝玉，我们那里知道？”

又有一个研究红学的，也在那里摇头，说道：“这个书名我就不懂。这部叫做真梦，难道原书所说的倒是假梦？怎么又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呢？”就中有个老者拈髭微笑道：“老兄没瞧见前书内太虚幻境石牌坊的对联么？那对联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世间事真的就是假的，假的倒是真的；有形的终归乌有，无形的亘古常在。真真假假，有有无无，总是一般。老兄又何必太认真呢？”

话言未了，惊动了一位不衫不履、不夷不惠的半老老翁。此人姓顾，字雪苹，东越人氏。说起他的家世，是四世公卿，一门科第。他自己的身世更奇，说起富来，也享受尽园林丝竹之娱，到头来只剩一枝破笔。说起贵来，也叨拜过蟒玉金貂之宠，到头来只剩一领草衣。生平志为名臣硕辅，却弄得不良不莠，一事无成；性情笃于人纪天伦，更担尽不孝不忠，一文不值。也算是一个不幸可怜的人罢了。当时听见这番议论，不免触动他的心事。就拱手向老者说道：“适才高论，心佩得很。若论真真假假，有有无无，鄙人于此中得到经验不少。世间事那有真的！做官的时候，腰金带玉，前呼后拥，好像真阔了似的。刚要爬到梢上，被

那缺德的把你老根都刨掉，不用说官儿没人认你，就要找那套官衣，也只可在戏台上见了！你说能算真么？有一种聪明人说是官不在大小，多攒钱就好，攒了钱总是我的。那知道来的艰难，去的更容易，坑的坑、骗的骗、倒的倒，不到几年的工夫，就鼓捣光了。能够留下一点给你，吃不饱，饿不死，这还是便宜的。那些看财奴，把钱财看得紧紧的，一个大钱舍不得用，那也是白饶。就是锁在铁箱子里，到他该走的时候，也会变青蚨蝶飞了，白老鼠跑了呢！你道钱是真的么？再说父母、妻子，一辈子守在一块儿，断不能说是假的。可是到了撒手的时候，谁也顾不了谁！就是我们有生以来所见所闻的，到了今日，简直的翻了一个过，再要找从前的事，连个影子也没有了！在当日看来何事非真，到今日看去又何事非假！你若太看真了，无非是自寻烦恼。咱们且就书言书：那《石头记》原书上就说明那些真事都是假的，但看他说的将真事隐去，自托于假语村言，便是此书的定义。其中一甄一贾，分明针对。书上所说都是贾府的事，那甄府只在若有若无之间。可见有形是假，无形是真，这话是定然不错的。即至黛玉的天折，宝玉的超凡，做书的虽如此说，又安知不是假托。就照着书本说去：金玉姻缘，结为夫妇，表面是合的。然而一僧一寡，合而终离，这是人人看得见的。木石因缘，中途分散，表面是离的。看官试想：所谓神瑛侍者，太虚幻境也到过，赤霞宫也住过。既到了大荒山，来去无拘，行止无碍，何难再至太虚幻境与绛珠仙子相见？况且原书说的：宝玉闻知黛玉凶耗，即时痛哭昏厥。魂到冥间，遇见一人说道：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目下已至太虚幻境；如果有志寻访，潜心修养，尚有相见之期。试问：宝玉若不为他林妹妹，如何去做和尚？既千辛万苦去做和尚，焉有不寻访林妹妹的道理？由此看来：宝黛虽离，终必复合，与金玉姻缘的结果恰是相反。但，书中虽然揭出，读者未必领会得到，枉自替宝黛伤心落泪，岂非至愚。这部《红楼真梦》鄙

人未曾寓目，臆料必是就此发挥，揭破原书的真谛，唤破世人的假梦，故于书名上特标一‘真’字。诸君以为如何？”燕南闲客正要答言，那老者又道：“诸位但议论此书，可知道此书的来历么？”众人都道：“愿闻其详。”

老者道：“说来话长。鄙人姓石，字鹤原，生平专好古董。因为家兄收藏一把名扇，城里头有个贾恩侯要想出重价买他，偏生家兄执意不肯。不知姓贾的如何和州官算计，硬迫着把扇子追了去，以致家兄衔恨毕命。从此，我便将收藏古董一齐都出脱了，在京里开了一个小小的南纸铺，借此隐身。那天，在柜上遇见古董行的冷子兴。我们从前虽然交往过，却也多年不见，不料他须发都白了。据说古董行的生意，这几年也很不易做。因想起他的好友、前署尚书、后降府尹的贾雨村，问他为什么不找贾雨村去呢？子兴说道：‘别提了，雨村比我还窘呢！他那回因案挂误，定了徒罪，后又遇赦放回。一直有十多年，家里没得着他的消息。那位甄氏夫人到处求签、问卜，还为他吃了长斋，始终一无征验，以为必是路遇不测的了！那知道前年冬天，他飘然一身，忽自回到湖州家里。说是走到什么津、什么渡口，遇见了一位道者，就是他的恩人甄士隐。邀他到茅庵里，说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他多半不懂。后来，甄士隐有事走了，他一觉睡下，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睡中不觉得饥渴，醒来也不见一点老态。古来陈希夷善睡之外，大概就得数他了！’我想这甄老先生必是成了仙了，可惜那贾雨村当面错过。我们要想出世离尘，偏又遇不着。”言罢叹息！众人也有称奇的，也有嗟叹的，也有将信将疑的。顾雪辛道：“这跟这部书有什么关系呢？”

那老者又道：“我还没说完呢！那年，他蓦地一觉醒来，看见风霾眯眼，天色昏黯，远远似有许多狼嗥、虎啸、猿啼、鹤唳之声，却不见有人。心中暗想：如此荒旷幽寂，恐非人世。正在徬徨无措，忽见一道者，羽衣星冠，缓步而来，不禁大喜。忙即